

使徒信經對華人的影響  
The Apostles' Creed Among Chinese

本院新約教授歐祈人牧師  
翻譯 顧美芬

使徒信經對華人有什麼影響？本文的角度是從華人基督徒可以從西方基督徒所面對的，學到什麼基要神學的挑戰來看。

使徒信經表達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：

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創造天地的主。

我信耶穌基督，上帝的獨生子，我們的主；  
因著聖靈成孕，從童女馬利亞所生；  
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死了，葬了；  
下到陰間，第三天從死裡復活；  
後升天，坐在無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邊；  
將來要從那裡降臨，審判活人死人。

我信聖靈；  
一聖基督教會，  
聖徒相通；  
罪得赦免；  
肉身復活；  
並且永生。  
阿們。

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三位一體的神：聖父，聖子，聖靈。使徒信經是聖經對三一神真理的關鍵撮要。再者，第二段關於基督的解釋是最長的。所以基督教(有「基督」這個詞在當中)強調基督，並不令人驚訝。聖父是耶穌基督的父，聖靈見證基督。神工作的最高點是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贖。聖父聖靈的工作是以廣義的方式提到，而基督救贖的工作是以特定具體的方式論及。十字架是特別的工具，而其他特別的個人如馬利亞和彼拉多也被提到，使基督的死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完成。因此，使徒信經承載了三一神的重要、廣泛、普遍的真理（全能、創造者、審判、饒恕）。使徒信經也承載了歷史上特定時間的特殊真理（耶穌的生、十架上受死、和復活）。

這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導、造就、重新確認了基督教信仰，也就是有關神與祂為我們所做的。另外的功能就是成為察驗基督教信仰的基礎，使偏離的教導或偏離的強調，不能被稱為基督教。它幫助人對基督與福音忠誠。這樣的忠誠也使人能接受和傳遞基督與福音豐滿的祝福。華人基督徒能比西方基督徒更顯忠誠嗎？

我們先來看使徒信經形成的背景。歷史學家岡薩雷斯（Justo Gonzales）寫道：「其基本內容的組成大約在西元一百五十年時的羅馬。當時稱為信仰標記（symbol of the faith），標記（symbol）一詞的用法和現在不同，它是一種識別的工具，像將軍給信差的證明，使收信者可以識別真正的信差。同樣的，信仰標記在羅馬也是一種工具，使基督徒可以區別真正的信徒和跟隨當時流行異端的人，特別是諾斯底主義與馬吉安主義。承認使徒信經的就不是諾斯底派與馬吉安派。」

諾斯底主義是個大而多面性的運動，是西方世界主要文化思想——希臘哲學（特別是柏拉圖）的產物。諾斯底主義本來存在於基督教之外，當它進入教會，其關鍵基本信念與聖經教導有了尖銳衝突。總括來說就是物質是惡的，包括人的肉體也是惡的。基督教中的諾斯底主義不承認耶穌有像我們一樣的身體（他只是「似乎」有我們的身體）。相反的，使徒信經確認聖經的啟示，神創造天地（物質），耶穌為女子所生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死而復活，且將來會有肉身復活的事發生。

馬吉安主義是宗教運動，就在西元一四四年馬吉安遷入羅馬後開始。馬吉安在基督教家庭長大，卻有反猶太和反物質的心態。他不接受舊約，把新約中的猶太色彩也除去，教導人說耶穌不是從猶太女子所生，而是以男子的樣子出現，耶穌不會審判，因為人最後都會被接納。相反的，信經簡明強調聖經的教導，耶穌是從馬利亞所生，祂會回來審判。

值得我們在此注意的是大約兩百年之後，尼西亞信經寫成了，根據西方文化中希臘哲學的另一個有力的洪流，忠實地維持了聖經啟示。西元 325 年，大約三百位主教聚集在尼西亞召開第一次大公會議，他們為了對抗亞流主義而產生了尼西亞信經。亞流主義對於神的看法與柏拉圖一致，認為神是超越的存在。大體來說，因為基督徒信仰的超越存在，是深受人所

尊敬的哲學家相信的，使得許多人進入教會，也使基督徒在社會的地位升高。然而，亞流主義的問題浮現了，就是基督耶穌的身分。爲了維持柏拉圖所相信的超越存在，亞流說基督耶穌是被創造的。尼西亞信經表達了聖經的信仰，基督耶穌不是被造的，而是與聖父同樣存到永久，有同樣神性。

一個世紀之後，西方文化的另一個巨人深深影響了教會，也受到教會賞識。我們幾乎可以說，對宗教改革的影響，亞里斯多德幾乎和路德佔有相同份量。亞里斯多德被人發現了，像阿奎納這些人深深滿意於這個發現。他們發現自己所活在大而古老文化世界中，竟然有這樣的柱石，亞里斯多德所提倡的竟然與聖經多所謀合。他成熟的道德哲學被教會接受爲教義，甚至使基督耶穌和基督的工作都失色了。宗教改革就是讓教會回到根源，使基督的聖經啓示以正確的份量佔有優先地位。

這樣的掙扎持續到啓蒙運動，甚至麥金太爾（Alasdair MacIntyre）最近指出，亞里斯多德比尼采健康。這樣的思想延續到今日の後現代思想。基督徒如何珍視世界文化中好的東西，又對基督的啓示與聖經保持忠誠，使他們能有最敏銳的洞察力呢？使徒信經就是這種洞察力的不朽之作。西方基督徒一切的失敗，以及他們所經驗的挑戰，迫使他們產生能持久的寶石，是能忠實地把基督教的核心表達出來的，使徒信經就是很重要的寶石之一。

華人基督徒世界的果實是什麼呢？我們對美國哲學家麥金太爾的認知感到喜悅，他說亞里斯多德比尼采健康，所以我們了解阿奎那爲何喜愛亞里斯多德。同樣的，我們對中國哲人朱熹的認知可感喜悅，他說孔子比中國文化中許多人都健康。孔子與亞里斯多德相似之處，就在亞里斯多德比尼采健康，不會有麥金太爾所指出現代西方思想的煽情或其他弱點。是的，孔子是令人欽佩的。

利瑪竇知道這一點：「利瑪竇成爲到中國的宣教士中，第一位相信在儒學的經典中已經有神的觀念」。在儒學的經典中，利瑪竇也「把道德問題歸屬於與基督教可以相提並論的」。我們覺得聽起來很熟悉的就是：形成使徒信經，尼西亞信經，宗教改革的背景的思想運動都很類似。李景雄寫道：「從性格上說，多數華人基督徒思想家和作家把儒學視爲中華思想的主流。

真的，有學者態度的華人基督徒多半認知自己深受儒學的熏陶。你很少找得到華人基督徒全盤否認儒學的。不要說否認，在華人基督徒當中連批評儒學都很少見。這或許也是對儒學所知有限的徵狀。」這裡有沒有提醒我們，阿奎那喜愛亞里斯多德的哲理，以致使基督蒙上陰影呢？然而李景雄的最後一句話倒還包含了些許盼望。我們需要洞察力和忠誠度，這就是使徒信經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不朽之作的最佳例證。